

“土、水、风、火”的汉泰关系词
Chinese-Thai Related Lexicons in
“Earth, Water, Wind, Fire” Semantic Field

(Received: April 11, 2019; Revised: July 30, 2019; Accepted: November 28, 2019)

Miss Sommawan Puawes (陈月明)^{1*}

主导师：邵慧君教授^{1*}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博士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中文摘要

本文采用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法分析了“土、水、风、火”等语义场的汉泰关系词。比较结果显示，汉泰语“土、水、风、火”等关系词皆是同源词。就“土”语义场的汉泰关系词来说，汉语“土”和泰语[la:c1]、汉语“社”和泰语[lak^{DS1}]同源于原始南岛语[*daReq]或原始南岛-安甘语[*daReq/*taReq]。“水”语义场的汉泰关系词，汉语“水”和泰语[huaj^{c1}]同源于原始南岛-安甘语[*qwaHiR]。“风”语义场的汉泰关系词，汉语“风”和泰语[lom^{A4}]同源于原始跨新几内亚语[*pinVm]。“火”语义场的汉泰关系词，汉语“火”和泰语[fa]^{A4}同源于原始南岛语[*Sapuy]。“土、水、风、火”的汉泰关系词表示汉语、台语、南岛语、安甘语和跨新几内亚语可能有亲属关系。

关键词：汉泰关系词 同源词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nalysis of Chinese-Thai related lexicons in “earth, water, wind, fire” semantic field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comparison method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hinese-Thai related lexicons in “earth,

¹ คณะศิลป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พะเยา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Phayao University

* e-mail: Yueming79@hotmail.com

water, wind, fire” semantic field is cognates. In the “earth” semantic field, “土”and [la^{C1}], “社”and [lak^{DS1}] originated from Proto Austronesian [*daReq] or Proto Austronesian-Ongan [*daReq/*taReq]. In the “water” semantic field, “水”and [huaj^{C1}] originated from Proto Austronesian-Ongan [*qwaHiR]. In the “wind” semantic field, “风”and [lom^{A4}] originated from Proto Trans-New Guinea [*pinVm]. In the “fire” semantic field, “火”and [faj^{A4}] originated from Proto Austronesian [*Sapuy]. Chinese-Thai related lexicons in “earth, water, wind, fire” semantic field shows that Chinese, Tai, Austronesian, Ongan, and Trans-New Guinea languages are possibly genetically related.

Keywords : Chinese-Thai related lexicons, Cognate

一、引言

在语言学界中，两个或两个语言以上的同一词语，若其音义可对应则可称之为对应词。若该对应词的关系不能断定为同源词、借词或底层词，其将被通称为关系词，指的是具有某种关系的对应词。关系词既可当作语言关系和语言系属的证据，又可作为构拟古音的根据。据悉，从 19 世纪后半叶，学者们就开始分析汉泰关系词的音义对应而从之讨论汉泰语的关系及其系属问题¹。不过，虽汉泰关系词的研究著作数不胜数，学者们对汉泰语的关系仍有分歧意见，一部分学者认为汉泰语有发生学关系，两者是亲属语，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汉泰语只有接触关系，两者不是亲属语。

二、研究目标

1. 为了考察汉泰关系词的语音和语义对应特征而进行比较分析汉泰关系词，以“土、水、风、火”等核心词为例。

2. 为了解答汉泰语的关系而将“土、水、风、火”等汉泰关系词与周边语言的对应词进行比较研究。

¹ 关于汉泰关系词的研究概况，读者可参看陈月明《汉泰对应词研究综述》，泰国农业大学中国学研究期刊，第 11 年第 2 期，第 28-65 页。

三、研究方法

1. 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法比较分析汉语和泰语四大方言“土、水、风、火”的音义对应。
2. 将语义对应分为深层和表层。深层对应表示对应词的对应义项繁多，表层对应表示对应词的对应义项单一。
3. 将语音对应分为五个层次：一是上古音之前。属上古音之前的汉泰关系词，其语音主要反映上古汉语更早时期或某原始语的语音特征；二是上古音时期。属上古音时期的汉泰关系词，其语音主要反映汉语上古音的语音特征；三是上古音至中古音时期。属上古音至中古音时期的汉泰关系词，其语音主要反映汉语上古音和中古音的语音特征；四是中古音时期。属中古音时期的汉泰关系词，其语音主要反映汉语中古音的语音特征；五是中古音之后。属中古音之后的汉泰关系词，其语音主要反映汉语中古音以后的语音特征。
4. 比较分析汉泰关系词及其周边语言对应词的语音和语义，考察其音义对应特征。
5. 将汉泰关系词的音义对应层次和汉泰关系词与周边语言对应词的音义对应特征结合讨论。若汉泰关系词及其周边语言的对应词有同源关系，就表示汉泰语该有亲属关系。若汉泰关系词及其周边语言的对应词有语言借用或语言干扰的关系，就表示汉泰语不是亲属语。

四、研究结果

1. 土

汉语“土”在甲骨卜辞中指殷商四方之疆土，如：

- (1) 甲午卜，贞，东土受年。（《合集》9735）
- (2) 贞，今岁南土受年。（《合集》9739）
- (3) 乙巳卜，殷贞，西土受年。（《合集》9744）
- (4) 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上述例（1）至例（4）中的东土、南土、西土和北土是指殷商东南西北等四方的疆域。指疆土的“土”可与泰语[la:^{C1}]对应，而[la:^{C1}]可指世界、疆土等义，如：

(5) “พระจันทร์ส่องแสงสว่างกระจำง หล้า”

p^hra?DS4tʃan^{A2}?ɔŋ^{B1}?ɛ:ŋ^{A1}?a?DS1wa:ŋ^{B1}kra?DS2tʃa:ŋ^{B2}la:C1

明月照耀了世界。

《Khunchang Khunphaen • 第一四节》

(6) “ເລື່ອດບກວ່າກໍ່ຕະຫຼາຍທຸກແຫ່ງໜັກ”

lə:t^{DL4}lop^{DS4}kwa:B²ka?^{DS2}ʃat^{DS1}t^huk^{DS4}lε:n^{B4}la:c¹

比每个疆土的国王雄壮。

《Khunchang Khunphaen • 第二五节》

除了用为疆土之义，“土”在甲骨卜辞中又可读如“社”，指地神之义，如：

(7) 贞，燎（燎）于土（社）。(《合集》456)

(8) 燎（燎）于土（社）惠（惠）羊虫豚。(《合集》14395)

指地神之义的“土（社）”可与泰语[lak^{DS1}]对应。泰语[lak^{DS1}]指以插入、绑缚等方法来固定石质或木质的柱子。“土”的甲骨金文写作“”(《合集》456)、“”(《大盂鼎》)，笔者认为字形像筒形或圆柱形的物体树立在地面上，与柱子的形体相似。在泰国文化中，建立新邦时必有立柱礼仪。城邦的柱子是石质或木质的，多数有圆柱形，立于城市的中枢，作为城邦领域的标志。另外，在立柱礼仪当中，传说在柱子坑里会有公民作为人性，该公民的灵魂被视为保护城邦的地神，而立柱子的场地是该神的所在地，所以此地皆受人们祭祀敬拜。在泰语古典文献中对立柱礼仪有丰富的记载，如《节基王朝史记·第一世王》载曰：“(第一世王)便命 Phraya Dhammathikorn 和 Phraya Wicitnawi 率领匠师及奴隶赴湄南河东岸备建新都，并且于六月初十周日六时五十四分举行了立柱礼仪。”[lak^{DS1}]所代表的不仅是一般的柱子，其可作为疆域的标志，并且被视为城邦的护神。可见，汉语“土”和泰语[la:c¹]、[lak^{DS1}]的语义是可对应的。在语音方面，“土”及其泰语对应词的读音如下表所示¹：

¹ 本文中汉泰对应词的古音根据：汉语上中古音皆引自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原始台语的拟音引自 Pittayaporn 的《The Phonology of Proto-Tai》(表中简称 PT)；古泰语的读音引自 Brown 的《From Ancient Thai to Modern Dialects》(表中简称 AT)。至于泰语今音：标准泰语(Standard Thai, 表中简称 StdT)以曼谷话为代表；泰语南方方言(Southern Thai, 表中简称 ST)以宋卡话为代表；泰语东北方言(North-Eastern Thai, 表中简称 NET)以乌汶话为代表；泰语北方方言(Northern Thai, 表中简称 NT)以清迈话为代表。

词义	字	上古	中古	PT	AT	StdT	ST	NET	NT
疆土	土	! ^h a:?	t ^h uo ^B >t ^h u ^B	-	^h la: ^C	la: ^{C1}	la: ^{C1}	la: ^{C1}	la: ^{C1}
地神	土 (社)	f!lja:?	dzia ^B	-	^h lak ^{DS}	lak ^{DS1}	lak ^{DS1}	lak ^{DS1}	lak ^{DS1}

“土”的上古音拟作[!^ha:?]，属鱼韵鱼部胎母字；其中古音拟作[t^huo^B>t^hu^B]，属姥韵透母字。“社”的上古音拟作[f!lja:?]，属鱼韵鱼部以母字；其中古音拟作[dzia^B]，属马韵禅母字。[la:^{C1}]的古泰语音读作[^hla:^C]，泰语四大方言读作[la:^{C1}]。[lak^{DS1}]的古泰语读作[^hlak^{DS}]，泰语四大方言读作[lak^{DS1}]。古泰语[^hla:^C]、[^hlak^{DS}]的前冠喉擦音在现代泰语中已经弱化而不发出其音。

从声母对应来看，“土”的上古基辅音/^hl-/在古泰语[^hla:^C]和泰语[la:^{C1}]依次反映为/hl-/和/l-/音。“土”的基辅音/^hl-/是送气清边音，而[^hla:^C]的[hl-]辅音是前冠喉擦音的浊边音，[la:^{C1}]的/l-/辅音是浊边音。从泰语[la:^{C1}]的侗台语对应词来看，其声母可见反映为有送气或擦音特征的边音，也可见反映为浊边音，如指大陆地的普标语读作[lhu:^{B2}]、仡佬语读作[la^{B2}]、布央语[lu:^{B2}]，指土地表层、土地、土壤、世界的老挝语读作[là:]，指土壤的木佬语读作[lu³¹]，故“土”的上古基辅音/^hl-/该可与泰语的/l-/声母对应。就上古汉语“社”和古泰语[^hlak^{DS}]、泰语[lak^{DS1}]的声母对应，双方的基辅音同是/l-/音，故可对应无疑。“社”的前冠音/h-/在古泰语[^hlak^{DS}]反映为/h-/音，/h-/、/h-/同是喉擦音，前者是浊音，后者是清音，可由清浊通转，亦可对应。在韵母对应方面，“土、社”的上古韵腹/-a-/与泰语[la:^{C1}]、[lak^{DS1}]的/-a-/元音相同，均可对应。就“土、社”的上古后置尾音/-ʔ/，其从/-q/音发展过来，/-ʔ/、/-q/音和泰语[lak^{DS1}]的/-k/尾音同是不送气清塞音，/-ʔ/、/-q/、/-k/的发音部位也相近，故该可前后转移而通变。

据音义对应特征，笔者认为汉语“土”和泰语[la:^{C1}]、[lak^{DS1}]该是上古音之前的关系词。就汉泰语“土”的关系类型，其与原始南岛语指“土壤、泥土”的[*daReq]有密切关系。

从原始南岛语[*daReq]的语音演变来看，[*daReq]的第一音节/*d-/辅音可见保留为/d-/音或发展为/l-/、/r-/、/ð-/、/s-/等音，第二音节的/*R-/辅音可见发展为/r-/、/l-/、/x-/、/h-/、/ʔ-/等音，前元音/*-a-/保留为/-a-/音或

高化为/-e-/音，后元音/*-e-/保留为/-e-/或低化为/-a-/或/-ə-/音，/-*q/尾音保留为/-q/音或发展为/-k/、/-ʔ/、/-h/、/-f/等音，或脱落，如下列例子：

- PAN¹ [*daReq] > [dalah/dārak] (南部布依语)
[dalaq] (Takbanuaz, 布依语)
[dalah] (Iskubun, 布依语)
[darəʔ] (Pilam L04, 卑南语)
[ðaréq] (Chihsien F69, 卑南语)
[ðarəh] (Katipul L04, 卑南语)
[sarə:] (沙呵鲁阿语)
[daʔé] (Tona, 鲁凯语)
[daxé:/dexéʔ] (Pazih F69, 西北台湾南岛语)
[lale] (Tetun, 中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rahe] (Buruese, 中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从上述例子来看，原始南岛语[*daReq]第一音节/*d-/辅音和第二音节/*-R-/辅音皆可见发展为流音和擦音，而上古汉语“土”的/^hl-/声母、“社”的/hlj-/声母、古泰语[^hla:c]、[^hlak^{DS}]的/hl-/声母皆是有擦音特征的边音，故“土”、“社”、[^hla:c]、[^hlak^{DS}]的辅音单位该可从原始南岛语[*daReq]前后音节的辅音发展过来。在韵母方面，原始南岛语[*daReq]第二音节/*-e-/元音与上古汉语“土、社”及其泰语对应词的/-a-/元音同是前元音。[*daReq]的/*-e-/元音可见有低化现象，故上古汉语“土、社”及其泰语对应词的/-a-/元音该可从[*daReq]的/*-e-/元音演变过来。就原始南岛语[*daReq]的/*-q/尾音，其与上古汉语“土、社”的后置尾音/-ʔ/和泰语[lak^{DS1}]的/-k/尾音同是清不送气塞音，发音部位也相近。[*daReq]的/*-q/尾音在南岛语中可见发展为/-k/、/ʔ-/，也可见其音位弱化的例子，因而上古汉语“土、社”的后置尾音/-ʔ/和泰语[lak^{DS1}]的/-k/尾音该可从[*daReq]的/*-q/尾音发展来。

据上述分析，汉泰语“土”明显可从原始南岛语指“土壤、泥土”的[*daReq]发展来。另外，原始南岛语[*daReq]又可见与原始安甘语指“神灵”的

¹ PAN 是 Proto Austronesian (原始南岛语) 的简称。

[*dare]和指“土、土壤”的[*tale]对应，双方有发生学关系，同源于原始南岛-安甘语¹[*daReq/*taReq]。从原始安甘语[*dare]演变过来的安加语[dare]可指西南季风神和地下神。从原始安甘语[*tale]演变过来的安加语[tan/nanje]可指土壤，而加拉瓦语[tale]可指大陆地、土。可见，安甘语族指“西南季风神、地神”和“土”的词是一对音近的，汉语“土、社”、泰语[la:c1]、[lak^{DS1}]也是一对音近的词。这不仅表示操汉语、泰语和安甘语族语言的民族对“土”和“地神”有相同的认识，其语言表达方式也相同，即是以“土”一词记载“地神”之义，派生新词。由此，汉语、泰语、南岛语和安甘语的“土”该是同源词，有发生学关系。

2. 水

汉语“水”早在甲骨卜辞中是用来指河流的，如：

- (1) 丁丑卜，我，贞伐彼耤于水。（《合集》21595）
- (2) 己亥卜，宀，贞王至于今水寮于河三小宰，沈三牛。（《合集》14380）

泰语[huaj^{C1}]可指溪流，如：

- (3) “ขอมได้ทำสะพานข้างขามหัวยไร้แต่โบราณ”
k^hɔ:m^{A1}daj^{C3}t^ham^{A4}ʃa?DS1p^ha:n^{A4}t^ha:ŋ^{C4}k^ha:m^{C1}huaj^{C1}waj^{C4}tε:B²bo:A³ra:n^{A4}

高棉人自古就已建桥过水了。

《吴哥窟游记》

- (4) “គ្រឿនរែងខ័ណ្ឌវង្វក្រុរ៍ តើអីន ៣ នូម ៧ គាំ សេចិតាភាគទួយវិរាមានឹងខោភា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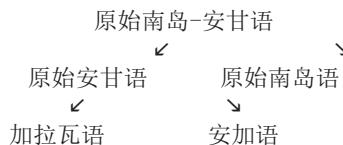
k^hran^{C4}run^{B4}k^hin^{C1}wan^{A4}suk^{DS1}dian^{A3}ʃa:m^{A1}re:m^{A4}t^het^{DS2}k^ham^{B4}

ʃa?DS1det^{DS3}tʃa:k^{DL2}huaj^{C1}ro:ŋ^{A4}ma:A⁴t^hŋ^{A1}k^haw^{A1}t^ham^{C1}pla:A²

翌日周六，二月十七日，从 Rong 水走到鱼洞山。

《节基王朝史记·第四世王》

¹ 原始南岛-安甘语（Proto-Austronesian-Ongan）是由茱丽叶（Juliette Blevins）构拟的。她认为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的加拉瓦语（Jarawa）和安加语（Onge）是亲属语，两者该同源于原始安甘语（Proto-Ongan）。原始安甘语和原始南岛语又是亲属语，两者同源于原始南岛-安甘语。其关系如下图所示：



可见，汉语“水”和泰语[*huaj*^{C1}]的语义是相近的，两者在构词法或语法上是没有干扰现象可见的。在语音方面，“水”和[*huaj*^{C1}]的读音如下表所示：

词义	字	上古	中古	PT	AT	StdT	ST	NET	NT
河流	水	<i>q^hwljil?</i> > <i>hljui</i> ?	<i>ciui</i> B	* <i>qrwɔj</i>	<i>huaj</i> C	<i>huaj</i> ^C 1	<i>huaj</i> ^C 1	<i>huaj</i> ^C 1	<i>huaj</i> ^C 1

“水”的上古音读作[*q^hwljil?*]，属齐韵脂部晓母字；其中古音读作[*ciui*^B]，属旨韵书母字。泰语[*huaj*^{C1}]的原始台语音读作[**qrwɔj*^C]，古泰语读作[*huaj*^C]，泰语四大方言读作[*huaj*^{C1}]。据比较汉泰语“水”的古音，汉语“水”的基辅音/*q^h-*/在原始台语[**qrwɔj*^C]反映为/**q-*/音，两者同是小舌清塞音，可由送气情况改变而通转。“水”的上古/-*w-*/、/-*l-*/垫音可依次与原始台语[**qrwɔj*^C]的/*-*w-*/、/*-*r-*/音对应。“水”的上古音后期/-*ui*/韵在原始台语[**qrwɔj*^C]反映为/*-*ɔj*/音，/-*u-*/、/-*ɔ-*/韵腹同是后元音，可由舌位高低变化而通转，/-*i-*/、/-*j-*/韵尾的音质相近，故也可通转。

据语音对应特征，笔者认为汉语“水”和泰语[*huaj*^{C1}]该是上古音时期的关系词。就汉泰语“水”的关系类型，两者该与南岛语和安甘语有密切关系。

指“水、溪流、河流”的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拟作[**wahiR*]，指“水”的原始安甘语拟作[**kwai*]，两者同源于指“水、溪流、小溪”的原始南岛-安甘语[**qwaHiR*]。

汉泰语“水”的古音是可与原始南岛-安甘语[**qwaHiR*]对应的。“水”的上古基辅音/*q^h-*/和原始台语[**qrwɔj*^C]的/**q-*/辅音可与原始南岛-安甘语[**qwaHiR*]的/**q-*/音对应。“水”的上古/-*w-*/垫音和原始台语[**qrwɔj*^C]的/*-*w-*/音可与原始南岛-安甘语[**qwaHiR*]的/*-*w-*/音对应。“水”的上古音后期/-*ui*/韵和原始台语[**qrwɔj*^C]的/*-*ɔj*/音可与原始南岛-安甘语[**qwaHiR*]的/*-*aHiR*/音对应。此外，再考察南岛语和安甘语“水”的读音，其与汉泰语“水”的读音相似，如下列例子：

- PMP¹ [**wahiR*] > [gway] (Likum,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 [hewai] (Maori,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 [kwai] (East Ambae,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¹ PMP 是 Proto Malayo-Polynesian (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的简称。

[hwayɪl] (Nasal,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PON¹[*kwai]> [hwew] (加拉瓦语)

[kwa/kwai] (安加语)

由此可见，汉语、泰语、南岛语、安甘语指“水、溪流、河流”等义的词有可能同源于原始南岛-安甘语[*qwaHiR]，故其该是同源词，而有发生学关系。

3. 风

汉语“风”和泰语[lom^{A4}]皆可指空气流动的现象，如：

(1) 萍兮萍兮，风其吹女。（《诗·郑风·萍兮》）

(2) 隔牖风惊竹，门开雪满山。（《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诗）

(3) “เมื่อ ลม ตะวันตกพัดกล้าหนักมา……”

mìa^{B4}lom^{A4}ta?^{DS2}wan^{A4}tok^{DS2}pat^{DS4}kla:^{C2}nak^{DS1}ma:^{A4}
当西风猛吹时……。

《节基王朝史记·第三世王》

(4) “ร้องเรียกฝน ลม ได้ดังใจจง”

rɔŋ^{C4}riak^{DL4}fon^{A1}lom^{A4}daj^{C3}dan^{A3}tʃaj^{A2}tʃon^{A2}
可随意地征风召雨。

《Phra A-phaimani·第一节》

可见，汉语“风”和泰语[lom^{A4}]的语义是相同的，两者在构词法或语法上是没有干扰现象可见的。在语音方面，两者的读音如下表所示：

词义	字	上古	中古	PT	AT	StdT	ST	NET	NT
风	风	plum	pfiunj ^A	*C.lum ^A	lom ^A	lom ^{A4}	lom ^{A4}	lom ^{A4}	lom ^{A4}

“风”的上古音读作[plum]，属枕韵侵部帮母字；其中古音读作[pfiunj^A]，属东韵非母字。泰语[lom^{A4}]的原始台语音读作[*C.lum^A]，古泰语读作[lom^A]，泰语四大方言读作[lom^{A4}]。

在声母对应方面，上古汉语“风”的/pl-/音在原始台语反映为/*C.l-/音。两者的/-l-/音可对应整齐，问题在于原始台语/*C-/音指的是某浊音声母，而上古汉语“风”的/p-/是清音声母。虽然如此，从甲骨卜辞来看，古人是以“凤”为“风”字的，如：

¹ PON 是 Proto Ongan (原始安甘语) 的简称。

(5) 贞，亡来凤（风）。（《合集》775）

(6) 癸未卜，殷贞，今日不凤（风）。（《合集》13344）

上述例子“凤”字的甲骨文依次写作“”、“

(7) 癸未卜，翌日乙王其[田]不凤（风），大吉。（《合集》29234）

(8) 壬寅卜，贞今日王其田不遘大凤（风）。（《合集》38186）

上述例子“凤”字的甲骨文写作“

就韵腹对应，上古汉语“风、凤”的/-u-/韵腹和“凡”的/-o-/韵腹在原始台语反映为/-u-/。/-u-/和/-u-/元音同是后高元音，可由嘴唇圆展而通变。/-o-/和/-u-/元音同是后元音，可由舌位高低变化而通转。在韵尾方面，上古汉语“风、凤、凡”和原始台语[*C.lumA]皆同有/-m/尾音。在声调方面，上古汉语“风、凡”和原始台语[*C.lumA]同有 A 调。

据语音对应特征，笔者认为汉语“风”和泰语[lom^{A4}]该是上古音时期的关系词。就汉泰语“风”的关系类型，其该与原始跨新几内亚语¹指“风”的[*pinVm]有密切关系。

原始跨新几内亚语指“风”的[*pinVm]第一音节/*p-/音在跨新几内亚语系语言中可见反映为/p-/、/b-/等音，第一音节/*i-/音可见反映为/-i-/、/-e-/、/-ɛ-/、/-a-/等前元音或脱落，第二音节/*n-/音可见反映为/n-/、/r-/、/l-/等音，第二音节的元音可见反映为/-o-/、/-ʌ-/等后元音或脱落，而/-m/尾音可见保留为/-m/音或脱落。

原始跨新几内亚语[*pinVm]的演变例子如下：

¹ 原始跨新几内亚语 (Proto Trans-New Guinea) 是由安德鲁 (Andrew Pawley) 构拟的，估计早在 10000 年至 6000 年前就开始分化成各个语言，而分布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索国等地区。

PTNG¹ [*pinVm] > [pinöm] (TNG², Madang, Kalam-Kobon, Kobon)
 [pnm] (TNG, Madang, Kalam-Kobon, Kalam)
 [berom] (TNG, Finisterre-Huon, Huon, Western, Selepet)
 [berom] (TNG, Finisterre-Huon, Huon, Western, Komba)
 [bel] (TNG, West, Timor-Alor-Pantar, Timor, Buna)
 [bařʌ] (Sepik, Ndu, Gaikundi)

从原始跨新几内亚语[*pinVm]及其演变例子来看，“风、凤、凡”的/p-/、/b-/等上古声母和原始台语[*ɻ.lum^A]的前置/*ɻ.-/音该可从[*pinVm]的/*pi-/音演变过来，而上古汉语“风”的/-l-/垫音及/-um/韵和原始台语[*ɻ.lum^A]的/*-lum/音也该可从[*pinVm]的/*-Vm/音演变过来。

值得谈起的是，卜辞中以“凤”为“风”。跨新几内亚语系语言指“犀鸟”的读音与其“风”的读音相近，如[beremo] (Baruga)、[peremo] (Orokaiva)、[pela] (Waris)。在南岛语系大洋洲语言中指“犀鸟”的读音也与跨新几内亚语系语言指“风”和“犀鸟”的读音相近，如[binama] (Wedau)、[bina] (Motu)、[pine] (Sa'a)、[pina] (Ulawa)。由此，笔者认为“凤”甲骨字形的造字根据可能是犀鸟。

可见，汉泰语“风”该是上古音时期的关系词，而由于双方该从原始跨新几内亚语[*pinVm]演变过来，故指“风”的汉语、泰语、跨新几内亚语该是同源词，有发生学关系。

4. 火

汉语“火”是泛指物体燃烧时所发的光和焰，如：

- (1)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书·盘庚上》）
- (2) 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史记·项羽本纪》）

泰语[faj^{A4}]可指物体燃烧时所造成的热气、光和焰，如：

- (3) “ผู้ดูไฟขืนนั้นชื่อว่าประทุร้ายต่อพระเจ้าแผ่นดิน”
 $p^h u^r C1 tʃut^{DS2} \underline{faj}^{A4} k^h in^C1 nan^C4$

¹ PTNG 是 Proto Trans-New Guinea (原始跨新几内亚语) 的简称。

² TNG 是 Trans-New Guinea (跨新几内亚语) 的简称。

纵火者是向国王谋害的。

《第四世王公布集·第四 / 一四四公文》

(4) “คนตายด้วยไฟก็หลายคน”

k^hon^{A4}ta:j^{A2}duaj^{C3}faj^{A4}kɔ^{DS2}la:j^{A1}k^hon^{A4}
因火灾而亡命者也不少。

《节基王朝史记·第三世王》

可见，汉语“火”和泰语[faj^{A4}]的语义是相近的，两者在构词法或语法上是没有干扰现象可见的。在语音方面，“火”和[faj^{A4}]的读音如下表所示：

词义	字	上古	中古	PT	AT	StdT	ST	NET	NT
火	火	q ^h wa:l?>h-	hua ^B	*wɔj ^A	vaj ^A	faj ^{A4}	faj ^{A4} k ^h waj ^{A4}	faj ^{A4}	faj ^{A4}

“火”的上古音拟作[q^hwa:l?], 属麻韵歌部晓母字；其中古音拟作[hua^B]，属果韵晓母字。泰语[faj^{A4}]的原始台语音拟作[*wɔj^A]，古泰语拟作[vai^A]，泰语四大方言读作[faj^{A4}]。南部方言宋卡话或读作[k^hwaj^{A4}]，因为标准泰语/f-/音与宋卡话的/k^hw-/音有同一音位变体的关系，经常通变，如[fa:t^{DL1}]=[k^hwa:t^{DL1}]（涩味）；[fa:n^{A1}]=[k^hwa:n^{A1}]（切成片）；[fa:j^{C1}]=[k^hwa:j^{C1}]（棉）；[fi:^{A1}]=[k^hwi:^{A1}]（脓肿）；[fε:ŋ^{A1}]=[k^hwε:ŋ^{A1}]（躲、藏）；[fak^{DS4}]=[k^hwak^{DS4}]（冬瓜）；[fan^{A4}]=[k^hwan^{A4}]（齿）；[fa:^{C4}]=[k^hwa:^{C4}]（空天）；[fi:ŋ^{A4}]=[k^hwi:ŋ^{A4}]（杨桃）；[faj^{A4}]=[k^hwaj^{A4}]（火）。

就声母对应，上古汉语“火”的/q^hw-/音在原始台语[*wɔj^A]反映为/*w-/音，/-w-/垫音与原始台语/*w-/声母同是唇半元音，可对应无疑。“火”的上古/-al/韵，其在上古音后期演变为/-ai/，/-ai/和/-aj/音有相近的语音特征，故两者可对应。据音义对应特征，笔者认为汉语“火”和泰语[faj^{A4}]该是上古音时期的关系词。就汉泰语“火”的关系类型，汉泰语“火”该可从原始南岛语指“火”的[*Sapuy]发展过来。

指“火”的原始南岛语[*Sapuy]，其第一音节/*S-/声母的演变有三种形式，一是演变为/s-/、/h-/、/x-/、/γ-/等擦音；二是演变为/?-/、/q-/、/k-/、/g-/等塞音，三是弱化而脱落。[*Sapuy]第二音节/*p-/声母的演变有四种形式，一是保留为/p-/音，二是浊化为/b-/音，三是擦化为/f-/、/v-/、/β-/、/h-/等擦

音，四是演变为半元音/w-/音。[*Sapuy]第一音节/*-a-/音大多数保留为/-a-/音，其第二音节/*-uy/音的演变有五种形式，一是保留为/-uy/音，二是/-u-/韵腹低化、前化，三是/*-y/韵尾演变为/-i/音或流音，四是演变为单元音，五是全脱落。

原始南岛语“火”的演变例子如下：

- PAN[*Sapuy] > [sapuy] (排湾语)
 [hapui] (巴布萨语, 西部平原台湾南岛语)
 [hapui] (巴宰语, 西北台湾南岛语)
 [hapoy] (赛夏语)
 [xapi] (Raga,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yabi] (Raga,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havi] (Lakalai,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ʔapuy] (Moken,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ʔafey] (Tiruray,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qapuy] (Marinduque,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kapi] (Bierebo,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gapuy] (Ilongot,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gapoy] (Subanon,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guafi] (查莫罗语)
 [apuy] (邵语, 西部平原台湾南岛语)
 [apóy] (Pangasinan,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apiy] (Tomini,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apey] (Kerinci,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apay] (Kerinci,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api] (Iban,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afi] (Tikopia,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afo] (Malagasy,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a:vi] (Awa,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aβi] (Marino,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ahi] (Hawaiian,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apulu] (Kanakanabu, 邹语)

[apuru] (鲁凯语)

[aβ] (Mota,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wai] (Letinese,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wai] (Teun,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据原始南岛语[*Sapuy]的语音演变特征，上古汉语“火”的基辅音/ q^h /可从原始南岛语[*Sapuy]第一音节的/*S-/音塞化而演变过来，其/-w-/垫音和/-al/韵可从[*Sapuy]第二音节的/*-puy/音演变过来。原始台语指“火”的[*wɔj^A]可从[*Sapuy]第二音节/*-puy/演变过来。明显可见，汉泰语“火”皆可从原始南岛语[*Sapuy]发展过来，故汉语、泰语、南岛语的“火”该是同源词，有发生学关系。

五、结语

据上述分析，汉泰语“土”是上古音之前的关系词，其与南岛语和安甘语“土”皆可同源于原始南岛-安甘语[*daReq/*taReq]，故该有发生学关系；汉泰语“水”是上古音时期的关系词，其与南岛语和安甘语“水”皆可同源于原始南岛-安甘语[*qwaHiR]，故该有发生学关系；汉泰语“风”是上古音时期的关系词，其与跨新几内亚语“风”皆可同源于原始跨新几内亚语[*pinVm]，故该有发生学关系；汉泰语“火”是上古音时期的关系词，其与南岛语“火”皆可同源于原始南岛语[*Sapuy]，故该有发生学关系。很有兴趣的是操汉语、泰语、南岛语、安甘语、跨新几内亚语的民族对“土、水、风”的理解十分相似。就“土”来说，操汉语、泰语、南岛语、安甘语的民族皆将“土地”与“土神”联系。“水”在汉语、南岛语、安甘语既可指饮用的“水”，又可指溪流、河流等义。至于“风”字，卜辞以“凤”为“风”，是因为“凤”、“风”的语音相近的，而跨新几内亚语指“犀鸟”的词和指“风”的词，其读音也相近，故甲骨“凤”的造字根据有很大可能是犀鸟的。“土、水、风、火”的关系词在表示汉语、台语、南岛语、安甘语和跨新几内亚语的同源关系，其内涵也在反映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

总之，汉泰关系词的研究可初步解答汉泰语及其周边语言的关系。另外，从本研究得到的知识对汉泰语或周边语言的教学也皆有很大的作用。教学者和学者可从汉泰关系词学到其古音、语音的演变、语义的发展等方面。

参考文献

- โครงการห้องสมุดดิจิทัลวชิรญาณ. สืบค้นเมื่อ 4 เมษายน 2562, จาก <http://vajirayana.org/>
- เฉลิม ยงบุญเกิด. (2512). ภาษาไทย ภาษาจีน. พระนคร: โรงพิมพ์ศูนย์การพิมพ์.
- กิณโณ จิตต์ธรรม. (2513). ภาษาถิ่น. สงขลา: วิทยาลัยครุสังขลา และ วิทยาลัยการศึกษาสงขลา.
- Benedict, Paul K. (1975). *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a glossary of roots*. Connecticut: Hraf Press.
- Blevins, J. (2007). A long lost sister of Proto-Austronesian-Ongan? Proto-Ongan, mother of Jarawa and Onge of the Andaman islands. *Oceanic Linguistics*, 46(1), 154-198.
- Blust, R. and Trussel, S.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dictionary, web edition*. Retrieved April 4, 2019, from <http://www.trussel2.com/ACD/>
- Brown, Marvin J. (2007). *From ancient Thai to modern dialects*. Bangkok: White Lotus.
- Conrady, A. (1896).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Ein Beitrag zu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chinesischen Sprachen, Insonderheit des Tibetischen, Barmanischen, Siamesischen und Chinesischen*.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 De Lacouperie, T. (1887). *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 London: David Nutt.
- Greenhill, Simon J. *A database of the languages of New Guinea*. Retrieved April 4, 2019, from <http://transnewguinea.org/>
- Greenhill, Simon J., Blust, R. and Gray, R. D. *The Austronesian basic vocabulary database: From bioinformatics to lexomics*. Retrieved April 4, 2019, from <https://abvd.shh.mpg.de/austronesian/>
- Grierson, George A. (1904).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II): Mon-Khmer and Siamese-Chinese families (including Khasi and Tai)*. Calcutta: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 Maspero, H. (1926). Les Origine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Annales de Géographie*, 35, 135-154.
- Maspero, H. (1965). *La Chine Antique*. Pari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resses.
- Ostapirat, W. (2000). Proto-Kra.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3(1), 1-251.

- Pawley, A. (2006). The chequered career of the Trans-New Guinea hypothesis : Recent research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Pawley A., Attenborough R., Hide R. And Golson J., *Papuan past : Cultural, linguistic and biological histories of Papuan-speaking peoples.* pp. 67-107.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Pittayaporn, P. (2009). *The Phonology of Proto-Tai.* (Disserta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 SEAlang.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Library.* Retrieved on 4 April 2019, from <http://sealang.net/library/>
- Shafer, R. (1955). Classification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WORD*, 11(1), 94-111.
- Wulff, K. (1934). *Chinesisch und Tai : Sprach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en.* København: Levin & Munksgaard.
- 陈月明. (2018). 汉泰对应词研究综述. *泰国农业大学中国学研究期刊*, 11(2), 28-65.
- 丁邦新. (2005). *汉语史研究: 纪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诞论文集.* 台北: 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 董为光. (1984). 汉语侗台语语源联系举例. *语言研究*, (2), 205-214.
- 国学大师网. *国学大师——古典图书集成.* Retrieved on 4 April 2019, from <http://www.guoxuedashi.com/>
- 梁敏、张均如. (2004). 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 *民族语文*, (2), 52-56.
- 李方桂. (2011). *侗台语论文集.*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罗美珍. (1983). 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 *民族语文*, (2), 30-40.
- 罗美珍. (1994). 三论台语的系属问题. *民族语文*, (6), 1-11.
-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潘悟云. (2011). 汉藏语与澳泰语中的“死”. *民族语文*, (6), 3-8.
- 潘悟云. (2013). 东亚语言中的“土”与“地”. *民族语文*, (5), 3-12.
- 王士元(主编). (2005). *汉语的祖先.* 李葆嘉,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 吴安其. (2002). *汉藏语同源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吴安其. (2009). 侗台语的发生学关系. *语言研究*, 29(4), 13-30.
- 邢公畹. (1989). 论汉语台语“关系字”的研究. *民族语文*, (1), 12-27.

- 邢公畹. (1991). 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证. *民族语文*, (3), 1-14.
- 邢公畹. (1999). 汉台语比较手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郑张尚芳. (2013). 上古音系.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